

我们的天才儿子

——“无名译者”金晓宇父亲金性勇口述

阳光很好的一天，金晓宇陪着父亲来报社送照片。目送他们远去的背影，我想到，站在眼前的是一个天才翻译家和他的父亲。

了解他们的故事，你会潸然泪下。这诚然是一个悲伤的故事，但也洋溢着坚韧不拔的爱，无法被摧毁的爱。爱能催生出强大无比的意志，能承受生活沉重的压力。只有父爱才能让一个父亲坚信自己的孩子，不放弃自己的孩子。这个承诺不是一年两年，而是永远、永远。

在命运面前，在不幸面前，一个家庭就像一艘漂泊的小船，劈波斩浪，沉浮与共。我们相信，这艘小船最终能在一个巨大的港湾找到容身之所，会有安定的生活。

以下，是金晓宇父亲金性勇的自述。

金性勇

2021年11月11号上午，我在杭州殡仪馆放好了老伴的骨灰盒，感觉自己手发颤，走路腿也抖。我让几个亲友先走，我还想陪她一会儿。

老伴脑子清醒时曾跟我说，哪天她走了，骨灰盒先放殡仪馆里，以后是安葬还是洒到江里海里，要等大儿子回家再决定怎么处理。

但我没有打电话给金晓宇，现在全世界疫情他回不来。也没有告诉金晓宇，11月之前他就住院了。

让孩子们以为妈妈还活着吧。

我望着那个盒子，和老伴说：我要打电话了，你同意吧？哪天我也走了，就没有人知道我们儿子的事了。

我从小包里，摸出老年手机和一张《杭州日报》。报头上有我抄的电话号码。电话接通了。我说：“你们能不能写我儿子的故事？我儿子是天才，他现在在精神病院里，他妈妈今天刚走了。”

玩具手枪里射出一根针 儿子的一只眼睛就此瞎了

我的老家在浙江桐乡，父亲是小学校长，老伴的妈妈，那时候是我的老师。我们两家住在同一个门头里，算得上青梅竹马。

我老伴叫曹美藻。我考进了上海化工学院，美藻考到了南京大学化学系。毕业后，一同分配到天津工作。1967年我们结婚了，先是生了大儿子金晓天，1972年又生了小儿子金晓宇。

在天津时，我们住集体宿舍。六岁那年，小宇和邻居孩子一起玩，那孩子手里有一把玩具手枪，可以放小纸球射出来。万万没想到那天他放了一根针，一枪打到小宇眼睛里，左眼晶体碎了。

小宇的一只眼睛从此瞎了，只能斜眼看东西。他还反过来安慰我们：没关系，习惯了。

两个儿子都聪明。回杭州后，大儿子考进复旦大学，后来考托福去了澳大利亚。小宇高一时分在尖子班，老师说考大学完全没问题。但有一天，小宇突然和我们说：“我不上大学了，也不要读高中了。”

考上了大学， 他还是没能留下来

他不上学后，我和他妈每天上班走之前，他在床上，下班回家，他还在床上。他会突然发脾气，情绪极不稳定，完全变了一个人。

有一天，我和他妈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轰隆一声巨响。小宇把厨房的冰箱推倒了。这是他第一次出现暴力行为。

很长时间，我们不知道孩子这是生病了。当他说想考大学，我们喜出望外，让他进了补习班。小宇高中基本没上过，几个月后，高考成绩让人吃惊，离一本线只差3分。

二本志愿填了杭大外语系，分数也超线了。我们很开心地等学校通知。谁知学校将档案退回，档案里记录了小宇高中时不守纪律、缺课。

七转八转，小宇进了树人大学，可是只读了一年就犯病了。我把他带回家。我知道这孩子与学校从此无缘了。

有两年，他埋头自学，比上学还用力。两年后，他拿到了浙江大学英语系的自考毕业文凭。

但接着发生了可怕的事，当时我不在家。小宇躺在床上怎么也叫不醒，他妈发现他是吃了安眠药自杀，赶紧和邻居送到医院洗胃。幸亏药量不足，孩子救了回来。

去几家医院看了，小宇被诊断是躁狂抑郁症，也叫双相情感障碍，病人会抑郁和躁狂交替发作。

不读书不工作都能接受 我们只要儿子活着

我买了很多精神疾病的书看。最后有两点让一个父亲不至于崩溃：一是通常这类病人一两次自杀未遂后很少再有这个念头，他们会比之前珍惜生命；二是这类病人会在精神领域不同凡响，甚至表现出天才性的创造力。

懂得这些知识后，我最大的宽慰就是小宇可能不会再自杀了。

儿子不想死了，我和他妈忽然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，不读书不上大学不工作不成家，我们都能接受——只要他活着。

老伴的一场同学会 改变了他的命运

2010年，老伴去南大开50周年同学会。听说我家孩子因病没有工作，一位留校当了教授的同学就问她：能不能请你儿子在家做翻译？

我老伴说，小宇的英语日语都很好，请给他一个机会试试吧。

时光回到上世纪90年代，那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，到处治病要花钱，孩子出门闯祸要赔钱，但我还是竭尽所能满足小宇的要求。他最大的要求就是买书——英语、日语、古文、围棋、音乐、绘画、地理等，各种书籍买了两百多本。

1993年，我冒着被砸坏的风险，花一万两千块钱给小宇买了一台联想电脑。之后，他发病时也摔过东西，但从从不碰电脑。电脑成了小宇的另一个世界。他也不玩游戏，主要就做两件事：自学外语、看原声电影。他用了六年时间自学了德语、日语，巩固英语。

南大出版社很快寄来了美国女作家安德烈娅·巴雷特的八个短篇小说，让小宇翻一篇试试。

他以最快速度翻译了其中一篇《船热》。交稿时跟出版社说，如果审核通过，剩下的也请交给他翻。

我很惊讶，这是文学啊，翻译等于再创作，一篇还不知道行不行，一整本书你能翻译好吗？

小宇说，行的，爸爸你放心，我翻的不会比别人差，这些年我出门就是到浙江图书馆，我不是去玩，你到浙图查下借阅登记卡，我借过的每本书，都有金晓宇的名字。

“那你看过几本小说？”
“我看完了图书馆里所有的外语小说。”

又过了十年，2010年，小宇接受了出版社的任务，开始他的翻译人生。十年里，小宇以每年两本书的速度，一共翻译了22本书。南大同学打电话祝贺孩子妈妈：“你们养了一个天才！”

儿子步入正轨 但老伴的身体撑不住了

老伴这一生过得很辛苦，她当年是材生，有文化有专业，她勤劳节俭，全家人四季衣服都是自己做的。小宇不知砸坏了多少东西，妈妈的缝

纫机他从不碰。

2000年前后，老伴开始炒股。2015年，老伴说自己记性不好，不炒股了，要把存款都交待给我。我这才知道她有200万理财产品拿不回来，我想尽办法追回款子，还是有50万丢了。这件事后老伴的健康每况愈下，之后确诊得了阿尔茨海默症，接着日常生活不能自理，在床上躺了三年。

妈妈痴呆了好几年，小宇从没对妈妈发过脾气，还为妈妈做了很多事。白天他照顾妈妈，负责买菜，每天买妈妈喜欢吃的虾，饭后洗碗，再给老妈洗脸。我管晚上的事，做三餐饭，给老伴剥虾喂饭。

小宇翻译的第22本书是德文书。早在2016年，他就接到出版社约稿，翻译德国思想家本雅明的《书信集》。这本书53万字。拿到德文书稿后，小宇通宵达旦查阅资料，连发病都忘了，只用一年时间就交出译稿。

可惜，因为出版社的原因，这本书迟迟没能出版。小宇天天在等。

这些年也有人不理解，说我要儿子搞翻译是为了挣钱，我只有苦笑。他们不知道翻译根本不挣钱，新书只是我儿子命悬一线时的强心剂。

一个晚上，老伴走了 我什么都不能为她做了

11月8日晚上，我像平常一样睡前摸老伴的额头、脸，再去摸脚。怕她冷了、热了，摸了才知道。

这天，我摸哪里都是寒的，脚像冰块一样。我慌了，抱着她的头靠在怀里，“靠牢我靠牢我。”我脸贴着脸，但还是越来越冷。

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完全没有思想准备。她走了，我儿子没有妈妈了。

虽然她早就不认识我，早就什么都不知道了，但我知道她还活着，知道我每天是为她、为儿子活着。她走了，我没有一丝一毫的解脱。

上周我去医院看过小宇，给他买点吃的。每次去那里看他，每次都听他哭叫：“求求你带我回家，爸爸我们回家吧……”

儿子春天会回来，他会让妈妈看他的新书。

《本雅明书信集》终于寄来了。

网友评论

涂峰：真是坚韧而温暖的一家人。命运向他们展示了最残酷的一面，他们却在命运枷锁的裂缝中，顽强地种下了希望之花。

长荣：每一个有阴影翅膀的孩子都是爸妈的掌上明珠，愿金老伯身体健康，晓宇早日走出焦虑抑郁的阴霾。

徐瑞忆：在绝望中寻找希望，在痛苦中寻找温暖。读到文章末尾已是泪流满面，为家人的多年辛苦坚守而感动，感谢天才翻译家，更感谢父母的不放弃和陪伴。

风陵渡：上帝对这一家关上了所有的门，他们却用爱和坚韧，寻到了一束穿破黑暗的光。父母之爱，如山如海，执手之情，撕人心肺，通篇看完，泪崩！

陈琼：看得人热泪盈眶，生活不易，但心里有理想一切都变得那么顺理成章。

瞳：一大早看哭了！一直感叹自己生活一地鸡毛，关关难过关关过。但也知道世上有比自己难得多的人，他们更倔强地活着，甚至活出常人难以企及的精彩。这篇文章是最好的“鸡汤”，给予读者最真实的力量。

Faye Gai：命运无常，只有炙热而温柔的亲情才能抵过严酷残忍的寒冬。有这样的父亲、儿子、母亲永远是无尽黑暗中的灯塔。

据《杭州日报》、新华社等

金晓宇